

杨 / 云 / 祥 / 绘 / 画 / 文 / 集 / 系 / 列

说说绘画里的那些事



绘画艺术像棵树

杨云祥◎著



吉林文化出版社

杨云祥绘画文集系列

说说绘画里的那些事

SHUO SHUO HUI HUA LI DE NA XIE SHI

绘画艺术像棵树

杨云祥◎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说绘画里的那些事 / 杨云祥著. -- 长春: 吉林

文史出版社, 2015.2

(杨云祥绘画文集系列)

ISBN 978-7-5472-2378-9

I. ①说… II. ①杨… III. ①中国画—绘画理论—文集 IV. ①J2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5443 号

说说绘画里的那些事——绘画艺术像棵树

作 者: 杨云祥

出 版 人: 孙建军

责任编辑: 陈春燕 弭 兰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jlws.com.cn

装帧设计: 金嘉隅文化传媒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2378-9

定 价: 168.00 元 (全 3 册)

前言

我在回答雅昌博客网友的问题时说：我们需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讲明白绘画艺术中的一些谬误问题，要紧的是用普普通通大白话把些许艺术说法中比较晦涩的词汇讲明白，而不是自哀自怜地发牢骚，也不能为了专门地推介自己而去长篇议论或写许多滥用词串的文字。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渺小，但要凭良知而努力地做一些实际的工作，经常去做，时间久了人们自然慢慢地就会明白一些事理。有个网友回答：“不容易啊！有点太累了。”言语之中难免有点悲哀，我自然知道这事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况且搞美术评论文字的人很多，这么多人里肯定有人故作聋哑，可我觉得总需要有人去当“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子啊！于是，我就有点搞笑式地回答他：“没关系，想开些，人都是在生活中耐心地过嘛，无论干什么都需要有点意思，正是因为觉得累才有生活的意义，说句玩笑话；打麻将、打扑克的时候累不累，就是累也美呀！”他的反应可能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然后就不无欣赏地留言：“高！真是高境界的高啊！”

我们再想想：人们制造了各式各样的事物，不管是什么事物，其最终目的都是同样。当然，唯一区别的是这个

事物受益人数的多寡，是为了大众的生存有利，还是仅仅为了时髦政治的流行或者是极少数人的需求或是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要看一个事物能否利于人们有恒定的生存意义及新视野的愉悦性启迪，否则，它的出现就是一种已经过了时的“陈词滥调”。

我们在生存的所有过程中而制作出的各种事物，只要是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生命需求，那么它就是在本来的具体上有同样的整体性本质。例如自己的隐私权，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国家法律所严格保护的；如果有了病，到了医生那里就必须一五一十地讲清楚，如果需要的话，你的肉体必须是在医生目光下裸露无遗，当然隐私的保护权是有它的理念范围及生存需要之狭义。虽然我拿玩乐与绘画艺术中的些许现象作同一类别之比拟，看上去似乎不很恰当，其实这些道理都是如出一辙的。

思维的高境界自视不敢当，可文化认知层次的高低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所为，我仅聊聊近几十年来中国绘画里一己认为的那些事，如能使读者有点开心，也是个人有些欣慰感而已。

自序

一个绘画的痴爱者，一个退休老工人，一个非健康的人在康复时期，有了一定安静思索的生活空间。于是，我就不人云亦云地把自己对绘画的认知与看法讲出来，且对中国近几十年的绘画现状之形形色色作了些感悟及评析，并以“票友”的语气与雅昌网友聊聊。我无所欲求，只希望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及喜欢绘画艺术的人能够了解一些视觉艺术之真挚，能以自己浅薄的见解把绘画之现存表象弄明白些，所以，我就写下了这些小小的短文章。权当是饭后茶余的一些话题，也许像顽皮的老孩子一样，偶尔“逗你玩”般拉拉家常。

2010年5月，活了60岁的我才敢在博客上写下了今生的第一篇敢于见众的文字：日志《我们的中国油画》。继而又发表了《吴冠中的艺术不是第一流》、《陈逸飞和陈丹青》等等。看到网友们还有浏览的热情，我似乎有了“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感觉，乘机在雅昌博客上继续遛弯，古今中外地乱侃，天南海北地瞎聊。面生的打声招呼，脸熟的就扯淡唠叨，悠哉悠哉地一晃就是365天啊。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觉得还是应该“感谢”这次比较重的疾病，它使我认识到：每个人都应该对活着的每一天感恩，尽力地忘却生活里不愉快的瞬间，要把开心快乐放大，没有必要过于凛然正气般活着。疾病致使我身体

虚弱且行动不便，只能在家细疗慢养，除了康复锻炼外我就在网上“生活”得有声有色。上网使我有能够对权威说“不”的机会与条件，因此才能与众多的网友们嘻嘻哈哈，因为我们都是旷野路边的小草一棵啊！生活的实际现状尽管过得不十分富裕，可也不耽误我们照样地开心又热闹。误会了再沟通，消除隔阂后就更亲，嬉笑怒骂皆有、谈笑风生各异，就是挨骂也是一次难得的“网上缘分”。既开阔了眼界，又拓宽了情商范围，不再狭隘地纠结于“小我”的偏见，学会了宽宏与赞美，淡泊了名利与虚荣，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脑力锻炼、人际来往的极佳场所。在这里我遇见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有类似过去的自己，也有现在的“臭味相投”，且能瞭望我以后的去处，又可看到眼花缭乱的图像及形形色色艺术品之影踪。听得见的不光是美术方面的资讯，亦能了解世界各地的风云变幻。网友虽然是没有谋面的诸位，但从言谈之间却感知到每个人的心态及秉性……人之常情嘛，大家都活得艰难而又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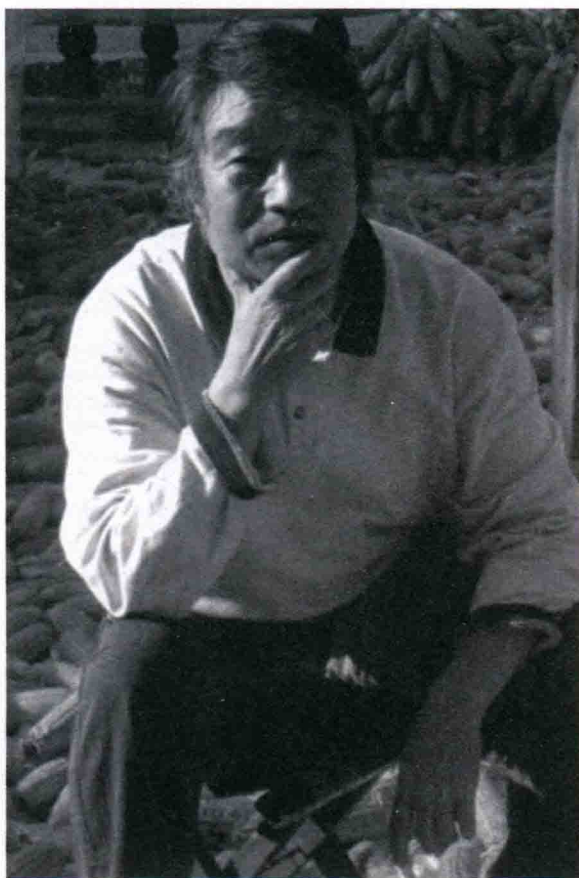
我也有小资心态的虚荣，写过散文《晚风》且酸不拉唧地腻歪了《情诗三首》，还想时髦地炫耀着自己《性的历程》，并充大头般地写下了《空间扭曲与董其昌》和《绘画艺术像棵树》。《读书的遗趣》、《咬文嚼句》则嘟囔的是自己生存之体验。

在网络里交流也是需要真诚地与人相处啊！《段子与绘画》、《不相信》讲的就是生活中的实事儿桩，见得多了，听得多了就会慢慢明白一些绘画事例的概念，即便偶尔遭到骗子的欺骗，大家也心知肚明地不会上当。《收藏的概念》算是一个门外汉的忠告。《没有来的请发言》有点搞笑当今的一些流行性评论码字人。《澡堂子里的研讨会 一、二、三》是期望中国当今的艺术评论人能够赤诚相见，希望其文字实在而又客观。我忘不了自己曾经吃过的许多“馒头”，就以《感恩、留恋、难忘、二厂的央美》来叙旧。当然我也没有压抑自己的见解，就愣头愣脑地发表了对权威的看法，即日志《年轮的老套》。以后还想继续怀念我的大学生活，日志《必须脱光》就琐忆着那过去的岁月。难忘我当兵的那些陈年旧事，就写下了《军营里的旧性趣》、《裸体的夜行军》等。《捆绑者的祖师爷》欲说明我们现在的绘画名家之招也高不到哪里去，其作品多是一些《捆绑的符号》而已。《绘画的气味》与《照片画与画照片》算是我自己在绘画实践里失败后的一点总结体验吧。我觉得一个人与一个民族同样需要自尊感，《艺术为什么不能国际化》、《品味保卫战》就是想表示自己对绘画里的崇洋媚外

又怪异之担心！《看现代大儒怎样说体制》和《东文西化》也在许多人都关心的概念上仅提供点自己的读书笔记……

（以上文字多摘自我的博客日志《宅见 365》）

现承蒙许多朋友的热心，发小、挚友也给予许多实际排版稿子时的相助，诸多网友且鼓励我在保证身体适宜的情况下继续悠着“网聊”，为了不负众望，我仅仅选取自己的部分博客日志，汇集成三本小册子，算给各位看客奉送点聊天时的谈资，如能在欣赏绘画的同时还有点微小用处，可领会点视觉艺术的本质说法，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2005 年 杨云祥在秋天的农村写生时留影

目 录

绘画艺术像棵树 / 001	
陈逸飞和陈丹青	/ 004
吴冠中的执着与正直 / 008	
感受这个时代 / 011	
必须脱光 / 015	
范曾临八大 / 018	
前悔和理解 / 021	
收藏的概念 / 024	
悲哉，鸿也 / 028	
不平等的平等 / 033	
绘画与“非他” / 036	
独孤求败 / 039	
栗“爸爸”的话 / 042	
在太空里感动 / 046	
绘画的标准 / 049	
“性”的“历程” / 052	
我们的写实油画 / 057	
向往瓷器的美感 / 061	
杨叟赏花 / 064	
听收藏家“闲聊”山水画 / 067	
传统就是创新的基因 / 074	

心大事小，心小事大 / 078
看见了尿不湿 / 082
三张西藏题材的油画 / 085
活着的“活着” / 088
米家山水的“胆” / 091
枯萎的《向日葵》 / 094
回忆：感恩央美 / 096
留恋：二厂的央美 / 101
难忘：在二厂学习时的央美 / 107
读书的忆趣 / 112
重读李泽厚 / 116
远古的“歌声” / 119
绘画人的活棺材 / 126
将错误进行到底 / 129
质疑绘画中的“生活”与“服务” / 132
愤而“年轻” / 135
看见了八大山人的“鱼” / 138
俯仰浙江 / 140
瞻眺龚贤 / 143
万一成了大师 / 147
镜子 / 148

“敌人”的鼓励 / 152
一个团长一个兵 / 155
心态的活法 / 160
谁扼杀了我们绘画的想象力 / 162
要有点洁净的精神 / 166
为什么说文革绘画是垃圾 / 168
“真诚”不能等同于艺术的价值 / 172
儒字俗感 / 176
力求画得平面些 / 179
富裕的“穷困” / 182
换钱与开心 / 186
文字可开心 / 190
咬字嚼句 / 195
晚风 / 197
甲乙丙丁 / 199
男女就是不一样 / 202
口口大点 / 205
距离之“度” / 209
读杨云祥先生 / 213

绘画艺术像棵树

我和朋友在公园里散步，常看到园艺工人在砍那些长得不尽如人意的树杈枝杈，凡影响树木长高长粗的都要剔除掉。由此我联想到教育也是为了培养一代代人的成才，就像培植树木一样要改变人的自然散漫性，使其成为一个能够有益于社会和自己血缘关系的文化理性人（即有社会生存的共谐之理性认知者）。绘画艺术亦如一棵树木，不同的“修剪”会使文化艺术的认知者在自觉的行动中逐渐本质化，前提是他们首先要有为众人服务的愉悦性功能。

现在的中国确实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它的不一样就在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潜在的、必然的、外来的、实用的、模仿的等）军事、外交诸方面的时代性发展趋势。虽然我们可以说一切都能够被国际化，但这还是一种比较浅薄的认为，非真正认识也！因为绘画艺术是某个民族精神美感在具体生存区域里的自然反应，是属于人性情感审美的局部表达方式之一。而科技的发展则是人使用自然界的物质手段在变化着，虽然是物质财富增或减之量变，能影响到物质依赖者的心态；但人的精神需求从自古以来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即爱情是两性相悦、高兴则开心爽快、烦恼皆苦辣酸麻一样。像汽车、高楼、电子化等等都是人体器官的物质性外延，（如汽车是人脚的替代品）情感之本质依旧还是人类生存的原始性。如今的绘画艺术状态视乎五花八门、百花齐放、千奇百怪，表面上看似万紫千红闹腾春，实际上是历史发展大趋势在慢慢地回归到人性美好的正常上来。事物的外表往往以现实的假象在喧哗着，就像美容手术的变相整形一样，你能够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的黄皮肤吗？也有人就不服气地“哼”

了一声：麦克·杰克逊的皮肤不就是换了色调嘛？对呀，可他的血管里还是流淌着含有前辈人遗传基因的血浆。不管你有钱与否，或者是碰到了技艺高超的美容师，改变不了的仍然是自己的遗传基因。韩国的美女喜欢整容，可生了小孩照样还多是小眼睛单眼皮。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是自然的规律。自然规律就是无法抗拒的基本原则，绘画艺术也不可能违背这样的逻辑规律啊。于是，我们俩边走便有了如下的对话：

现在的各种艺术形式之多叫人目不暇接，许多靠怪异变态绘画效果去忽悠人的也能够因此而生活得不错，花样翻新地把展览办得红红火火，收藏的、炒作的，晕晕乎乎好像欣赏的，有关美术创新的图片媒介繁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朋友：在实际的生活状况下，浅表的谬误往往是大于本质的现存而流行着。你看看每棵树，因为自然的因素它都必然地要往上长，可是，许许多多的枝杈把养料吸收了，就必然会影响到树木的长高长直。还有的树木上面寄养了许多的昆虫与鸟类，那些树木的叶子有的绿有的黄，一些树木只能开花，有些树木才能够结果供人品尝，有的树木只能做沤肥用或者焚烧掉，有些枝杈只能作垃圾而处理掉。能够有用的树木人们就需要整理修剪，必须让它达到能为人服务的标准啊！

我：因为绘画艺术也是人生存需求的一个衍生品，既然是人能折腾出来的东西，就必然要为人服务得最好才是。所以，绘画艺术或者其他的门类，都像树木一样有各种形态，但它必须是在人们的强制性努力下才能长大长高，或者开花让人愉悦，也能结果供人食用。

友：现代的绘画艺术之表现其实就与树木的生长状态一样，譬如说，现代的艺术行为以各种刺激人眼球的荒诞做法与树木光开花结不了果一样啊，或者我们形容它就是那早熟的叶子发黄也好看，要不就是不能吃的果子，看上去却漂亮，凡是早熟的果子就必然要早落，要不就是被鸟虫叮咬过，或是疯长的杂丛灌木似乎挺茂盛，但是能够做建筑材料用吗？不能吧！不光说它们没有这些长远的用处，就是看他们的现在虽然热热闹闹，好像季节性的姹紫嫣红一样，然而仅仅是昙花一现，有的只能是短暂时期外表之景观，这也算生存状态的自然正常性罢了，闹倒是挺热闹的，没有多长的时间，就必然地会自生自灭了，最后留下的就是那些生命力强大的树种或主干。

我：（立即接嘴）就是可做材料的树木也是有区别的，那些不是主要的枝

干就只能量材而用,只有主干之木材方能有大的用途。那些能够作为栋梁的木材,就只有大树的树身了,当风吹草动时,枝杈摇晃,树叶喧哗,只有树干安然不动,又高又粗的主干更是巍然屹立。中国绘画文化里讲究的视觉静态可能亦如此,树木的主干才是耐久常用的栋梁之材啊。

友:好的绘画艺术也是一样,好的绘画不是简单的技术性表现,是需要用较长时间来自我培植的一种美感语言,急于想出名的人,或者是因为办个展览就一下子火了的,没有几个能够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所以,一个中国的好画家没有中国文化之高度是不可能达到大师的地步,好的中国画就是文人画,没有中国文化的素养是不可能画好文人画的!

我:有道理,文化修养的功能就像树根必需的土壤养料一样,艺术美感就是树木的基因,思想表达就是树木的品类,但是还需要外力的帮助,所以这种外力的借用就是自己有能够接受、逐步调整、不断进取的心态,并且这个“园艺师”的艺术美感高度也要够。

友:对!即使能够有好的老师,这个好老师不一定就是一个具体的教员,而往往是一种内在需求的自觉性求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讲“中正”,就是中间的东西既中又要正,树木的栋梁之材即是有能够长远的留存用途,凡是长得快的树木之材质是没有大用途的。绘画艺术如果是歪门邪道地乱折腾,肯定也不能流芳百世!

我:说得极是,那就让乱七八糟的现代邪恶行为的怪异现象自生自灭吧!

友:所以,我比较看重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及他的美感灵动,美感高度不够的人就没有大气候的特质,并且必须有历史的传承及发扬。人品不好的画家,其作品的高度也高不到哪里去!仅仅有技术性的绘技熟练也是一种低智商的表现。我想,真正的收藏家应该有文化艺术的必要认知,才能通过收藏推进一点真正的民族艺术发展之实际,让好画得到它所具有的真正社会价值!

分手后我独自往家走,脑子里还继续着我们的谈话:文化修养就是包涵着各种养料的土壤,艺术的美感灵动就是树木之根,主干就是艺术“大我”的本质。如果一个人没有文化艺术的高度认知,没有发扬广大传统文化精优的智识,没有虚怀若谷的宽厚心胸,他仅仅只能在绘画的技术层面上做到娴熟,却不可能达到文化艺术表现的真正高度。各位朋友们,你看我们这样的认为还是否有点道理?

陈逸飞和陈丹青

阿拉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方，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诸多事情都与上海多多少少有关联。它不光是城市大而繁华，而且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诸方面也人才辈出。

在我少不更事的童年时，故乡的一个远房叔叔曾经在上海待过几天，那会儿他在我的眼里可是个见过大世面的“神仙”哩，能听他侃聊上海的稀罕事，是我最幸福且向往上海的时刻。于是就经常梦想：总会有一天我也到上海去看看高楼，逛逛外滩。第一次去上海时是我在浙江当兵那会儿，受上海电视台邀请，我们军人宣传队去拍演出的节目录像，去之前部队的长官就再三叮嘱大家：“不要光顾看高楼胡乱瞎转，不要被美女晕花了眼而撞车遭难，尤其是别跳到黄浦江里去洗澡……”我们这些当兵的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土包子”，生怕我们丢部队的脸，动员会上就没完没了地直唠叨，可我们还照样在上海出了不少的洋相。我就是现如今见了上海的人还有一种想自嘲的怀旧感。自从喜欢上绘画后，陈逸飞和陈丹青也成了我谈论油画时提到最多的人名，中国的油画界也因“二陈”的出现而有时段的不少闪光点。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的认识和想法都在发生着变化，我现在才有斗胆敢尝试着从学术的浅薄认识上去谈点自己的一孔之见。

陈逸飞是个商业艺术市场的幸运儿，也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油画家，为艺术时尚的市场化不停地工作着，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社会时段之文化艺术人档次不高而导致的小小遗憾。他在政

治艺术的大潮中崛起继而出名，比较早地去西方发达国家混生活，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辛劳很快就进入了商业油画艺术的创作领域。在那个大家都巴望着挣钱的时代，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国内油画画家进入国际市场的表率。现在仍然有不少人钟情于他的绘画，不断地办展和拍卖。不否认他在艺术追求方面具有一定的水平，也证明有不少欣赏他的人群还存在着。但若真正要从文化艺术的语言角度去讲：他绘画艺术的视觉智慧高度还不够。造型和构思是一种戏剧化的人物表演式，尽管有人说他曾雇“枪手”而作画，也可以说其写实的技巧还不错，但还是一般性没有造型语言独特风格的写实而已。既显示不出来在中国文化艺术方面的内在追求之高度，在油画艺术语言当代化的表现方面也仅仅是重复欧洲写实技法的老套。这也是我们生存的社会从政治斗争时代走向市场化，有着一切都会商业化的起初时期所无法摆脱之无奈。唯美、世俗，迎合一般人的审美趣味，甚至于有讨好初级美感趣味的嫌疑。价格不菲、交易活跃，遗憾的是他的绘画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中可能会没有一定地位。同是上海人的陈丹青却与他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全国美术圈子内外，二人都有着几乎等同大小的影响力，尤其是后者让青年学子更是趋之若鹜，这种膜拜的热情让我都感到有些可怕，过分的热情让人觉得有时候接近一种酷刑。我也喜欢过他的文字趣味，文章写得有模有样，机智虽略有贫嘴感，但幽默是他天生的语言智慧，文字中有许多阅读的“彩头”；就是真正专业写作的人也会刮目相看。

1975年，我在南京军区当兵时就看过他的不少习作照片，那时候我就巴望，如能见到陈丹青一面，向其请教也是一件美事。因慕其名，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时就立马去中央美院拜访刚刚读完研究生的他。那时的他正准备着出国，和妻子同住一个学生宿舍，初次见面就感觉两人都很有修养，他妻子具有东方纯朴的典雅与美丽，让我心里长久地暗暗赞叹；他听着交响乐画着西藏题材的油画，并让我们看了他在西藏画的几百张纸上速写。话语不多且没有说教，最后亲自送我们到校门口，他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叫我现在想起来还有很多感动。再次见面时已经是十多年后我在中央美院进修那会，他回国给研修生上课。因为长时间不动笔画画，他的写生技法有些生疏，但他仍然喜欢拿着摄像机到处拍，哪怕见到一只小鸟也不会放过。他讲座时不停地抽烟，不管是天南海北总是有见识地的述说。唯一不舒服的就是他喜欢国骂，也许是有些愤青的“行为”吧；现在看来可能是内心比较烦躁，理解人的宽容度还有些不够。我读了他写

的几本书，虽然文字独到，阅读起来乐趣不少，如果往深处仔细品味，感觉到在中国文化的认知上好像还有些欠缺。

他在博客里说得比较实在也的确有些道理，言论虽然“愤青”，但性情很真。这几年在国内名望大增，书出了一本又一本，画卖得也不错，也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希望他自己会慢慢地调整心情，能渐渐地对国内之现实有一定的理解和适应。虽然近来画似乎有些新的想法的创意，可也喜欢时髦地捆绑中国政治名人的形象符号。他不仅聪明且也是个明白人，敢于承认自己的作品之由来是从模拟苏派过渡到学习法国的“巴比松”（一个专门以画田园风景为主的画派），还坦然自己没什么高招；不管绘画市场如何，他起码不想重复自己；虽然想进行多方位的继续探索，无奈，其文化艺术的认知进展几乎还停顿在西画的写实阶段，艺术创作的想象力恰似“骑虎难下”，在绘画表现上不仅仅原地踏步且有点倒退了。客观地讲，在那个年代他的写实技法水平在国内是个顶峰，出国后至今没有大的突破。我发觉他和陈逸飞不同的是企图走西方油画的传统与正经，当时势的发展使自己的艺术不能达到潜意识的愿望时，便戛然而止地停住了复制以前。虽然现在画得有点无可奈何，甚至也有了点“佛洛伊德”（英国当代写实画家，喜表现畸形扭曲的人体而著名）的影响。

历史的特定时段往往以表面性呈现给一些人能腾起的瞬间，那时的中国人由于各种原因比现在单纯，只有政治的限定，没有商业利益的缠绕，权利和金钱的欲望比现在要弱得多。所以，陈丹青之出现对当时的画家们有相当大的冲击和影响。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社会在变化、时代在发展、各个阶层都有所转化，人们在文化艺术认知层次上也渐渐地提高，大家对绘画的欣赏标准也在往民族艺术的本质上接近。艺术的自由状态逐渐扩大了，许多人对本国文化及历史传承也越来越重视和正视。如果不去真正系统地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并在外来艺术里有所恰当地结合和表现，就无法使自己具有独立的绘画语言。从目前我所见闻的信息来看他显然是还有一些距离，尽管画了不少书籍和画册，也捆绑了革命领导人的形象符号，涂抹了不少人体写生，其实还是一种与艺术表现无关的作法与照相式的真实复显，还没有形成个人绘画语言的独特风格。他已早成为媒体人物，不断的骂声也给他带来了利益和些许烦恼，近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他还依然影视歌星大腕般地折腾着自己，这又说明了他死活想让自己挤进了时髦者的行列，且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一时的嬉笑谈资。同时，我也